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  
CANDIDA MARIA DE JESUS

一百五十週年冥誕  
Ciento cincuenta anos despues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  
回憶與聖人紀念物

Crustibak Ribkes Nunoz  
歷史學家，C.S.I.C

在歷史的洪流中，有人成就歷史，有人受苦。在寫歷史時，有一面是必須特別加以要求的。

歷史學家常花許多時間處理檔案資料。當某些權利要求別人承認時，這些文件提供可靠的證據。這種考據工作賦與這職務一種功能：即重建公義，消弭回憶與過去事實中間的差距。

這模稜兩可的工作，有時成為一種先知之聲，有時則變成原告證人，或是成為支持現存者的一種論據，或是相反希望的一種阻礙，或是反駁過去所不曾有的，亦或是反對在過去可能成為更好的。

這兩難的情況使得歷史學家必須作一倫理性的抉擇。究竟是為了什麼以及為了誰在工作？這也是一種共同生活的方式。我們所寫的歷史成為我們的同伴，有時比其他任何標記更能啟示我們自己是誰。

聆聽即是愛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祭列真福的日子近了。5月31日亦是她冥誕滿150歲的慶日。我們在此紀念中慶祝這兩個事件。涵蓋其中的則是耶穌孝女會在過去漫長的努力。

接受話語是一種練習，試驗我們聆聽與接受的能力。少話語常尋求真正的了解，這是需要時間的。如果我們將其簡化為某些客題、重覆的句子，或是節錄一小段，或任憑己意去加以認定，對話語都會有所損傷。

我們默觀聖人的紀念物。從甘第達修女的傳記、信函、曾見過她的人的見證，認為她的面容曾顯示了天主的仁慈，還有她對人們的愛，我們將這一切均加以保存。在這種交談與這種練習中，我們競相看重另一位勝過自己，這使我們每一天找到光明與力量，得以更自由地面對恐懼與平凡的例行生活。我們不是在尋找解決的方案，只願在希望中邁進即滿足矣。

歷史的朝聖之旅

我們所生活的教會，在短短數十年間，曾經驗了許多的對立。這種張力是在「適應

今日」或「回歸源頭」之間進退維谷。有些人願意不顧一切地現代化，有人則以為是與過去脫節而完全拒絕。

從歷史而言，若要調和上述兩者幾乎是一種空想。曾有人想進步到所謂「今日世界」的頂端，有人則視之為對教會未來的一種威脅而加以拒絕。在耶穌那時代，有些人曾與伯鐸一起划船，經歷風暴，曾在整晚捕魚後卻毫無收穫。他們因缺乏信德，在主耶穌復活之前與之後都未能與祂相遇，有些人甚至驚惶而逃。他們自己創造了一個地方，大家隨之而去。為這些人而言，那是一種後退的行程。

我們忘記了，或許是為了某種堅持，其實我們都是異鄉人，儘管我們安於自己的態度、思想、信念，處於團體中，與別人休戚相關，但也是同謀共犯。

六年前，當甘第達修女的傳記呈交於總大會時，我曾堅持某些在回顧耶穌孝女會的歷史時，可能被忽略的一些方面。

1871年12月8日，甘第達修女與一小群姊妹開始創立修會。她求助於天主的德能。她們「人數少」，但卻相信是在實踐「天主的工程」，因而對天主完全依恃。

在她身旁的是一位耶穌會士，艾朗神父。他發現，西班牙百姓的宗教傳統已受到威脅。當時的文盲佔大多數，超過百分之九十五，民眾的無知將可能導致對宗教的漠不關心，後來則可能放棄大公信仰。設若期待有權人士的協助，則如在幻想，他們大都站在革命的那一方。他們才剛剛驅逐耶穌會士，並對保護教會的人士加以磨難。

Juana Josefa Cipitria 是一位織布工人的女兒。她的父親離開位於 Andoain 的 Berrospe 農莊，來到 Tolosa 謀生，家庭寒微，子女人數也不少。她在十九歲時，為了自己，也為了自己的親人，前往 Burgos 體驗一種全新的生活，決定「只為了天主」，並置身與窮人在一起。

當時，有必要推動百姓的宗教信仰，而一般百姓大都是窮民。這群通常被忽略與沈默的大眾，在那時候卻引發不少聲音，好像一時時來運轉，吸引了大家注意，成為關切的焦點，爆發一種同情運動。

那種「通俗的人道主義」是社會的支柱，也解釋了當時何以從對病人、孤兒和老人的關懷跳躍到對教育的重視。當時人們的心態認為，教學與社會整合，教育與德行都是同一回事。如同在法國一樣，十九世紀後三十年的西班牙渴望的無非是民主。然而唯獨在教育公民的學校內才可避免流向專橫的危險。耶穌孝女會往「極度貧窮中開始」，視「主教如同父親」，收納「住校生與走讀生，富有與貧窮的學生」。她們尤其前往「最有需要的地方」，尋求別人的神益勝過自己的利益。

這個新修會在撒拉曼加開始，後來拓展至 Penaranda, Arevalo, Bernardos, Toloa, Segovia, EL Espinar, Coca, Medina del Campo 和 Pitillas 八個會院位在小村鎮，二個在城市。會祖尚在世時，耶穌孝女們已抵達巴西，在 Goyaz 省一個名叫 Pirenopolis 的小村子裡。在她過世以前，她又派了另一個團體前往聖保羅省的 Mogi Mirim。修女們無法組成大的團體，住的地方必須遷就學校現有的建築，或是為修女準備的住宅。除了某些特例之外，她們大都是依靠一些家庭的捐獻來維持，有時也靠市政府的津貼。修會就像某些法國修會一樣，提供人力的支援。

在那種情況下，對於會憲的遵守，對院長的服從，會院團體生活的風格與人數眾多、相似老修道院的生活方式自然有些不同。而甘第達修女生命的晚年，其生活方式則相似修道院的形式。

在撒拉曼加的學校團體是一個特例。在那裡有一位教會指導者，他的地位模糊，介於顧問和主教的代表之間。在 Castellanos 伯爵夫婦捐贈 Mostenses 之前，初學院仍位於 Zamora 街的修院內。撒拉曼加學校的團體，在組織上，一方面是後來學校的典範，不過在團體生活的秩序上則不太提供明顯的優長，反而有些許張力，甘第達修女在面對自己所創的修會時，常以平靜的心靈穩妥地肩負起責任來。

在新的修會裡，總會長亦同時是初學導師。那種修會的領導方式給甘第達修女一種好似古老修院中之「Madre」（院長）的地位。

耶穌孝女會的成立並非單純地因為環境的因素而「聚在一起」的結果，而是甘第達修女和艾朗神父願意如此。他們兩位的關係是個別性的，意即他在甘第達修女和其他修女旁邊猶如一位諮商者，無論是在靈修生活方面，或是在創會的事情上。他們兩人彼此之間有很深的信任，但是艾朗神父從不干預，而常是一位明智的顧問。他常告訴她說：「妳才是創會者」。因此，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因為神父的長上們禁止會士參與別的修會創會而中止。

甘第達修女並不願意耶穌孝女會成為某一先前已存在的修會的分支。她也不能有此想望，因為在當時是不可能的。聖衣會、嘉辣女修會…都已失去與其男修會的聯繫，在這方面受到壓抑而直接隸屬於主教。甘第達修女藉著痛苦的代價，在羅馬和在西班牙，為自己的修會和姊妹們贏得了獨立。

我們看這幾年的歷史時應當注意，因為生活的條件從 1920 年起有所修正。由於新教會法典於 1917 年在關於新修會法方面的實施，對象包括修會和一般的修道團體。當時，沒有一個修會可保留其原有的「創會文件」。如果我們不注意這大環境，歷史只是虛構，而非真實。

在十九世紀創立的修會，處於當時社會的忙亂中而失去其「新」的特點。她們是教會的女兒。而當時的教會認為自己是「仁慈憐憫」的僕人，為有需要者服務。以此來回應耶穌對法利塞人的答覆：人子來不是為了審判，而是為了救援。

與歷史傳統的斷層在許多修會內造成一種分裂，即將「修道生活」與「為有需要者獻身」分開。甘第達修女在其會憲綱要中，以「相同的努力」將對近人的服務和對基督的奉獻完整地結合，在教會內成為一種聖德的新風格。

要重建合一的生活有不同的方式。直到最近幾年，仍不乏有人在尋找、反省，勉勵度友愛和更忠信的生活等等…。

也許歷史還有一項功能，即再度從檔案中激發鮮活的記憶。因為，催促我們的無非是更成為我們自己的渴望。但若自由被剝奪，則我們會被迫重蹈覆轍。若說回憶可以從過去的陰影中找出夢想，更正確的是相信，如果我們不忘懷過去痛苦之無法磨滅的軌跡，則回憶可使我們更切合實際，不流於浮泛空想。

話語得使我們恢復自由，而無需奮力為自由而戰。耶穌孝女會給這話語一個名稱，即「待命」。藉著待命，她們可以發現並答覆恆久的召喚。

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甘第達修女的話語上來。她的話語不多，已包含在會典綱要和會憲的詮釋內。必須以一顆純樸的心聆聽她的話語。也許交談是恩寵最好的譬喻，透過交談，我們或許能返樸歸真！

甘第達修女在人性與益性方面的特質

Maria del Carmen de Frias, F.I.

聖人冊封案件的總申請人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厚厚傳記，以及對她德行的研究，給我們產生一種圖像。這圖像幾乎能使我們忘記她純樸的身世和早期的貧窮，如果我們不如同她一樣相信天主：

「常運用最卑微的人，有時候是最沒有用的人，來成就祂的偉大工程…」<sup>1</sup>

她這句話帶有一種寧謐的肯定，是一個人日復一日沈浸在天主的作為內，體驗到天主在自己身上及藉著自己所行的工程。我們就以這句話作為本文的出發點，試圖在短短的幾頁中摘要出可敬者甘第達修女的靈修態度，以及所謂的「偉大工程」，這在她生命中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建基在一種本性豐富而已準備妥當的堅實基礎上。

有些人曾研究過甘第達修女的靈修精神，並曾清楚指出她英豪聖德的人性基礎。他們的描述使我們想起甘第達修女年輕的時候。她為了在教會內創立一個新的女修會，於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七日抵達撒拉曼加城時，看起來是：

「靈敏的、苗條勻稱的、帶著可掬的笑容，與人交往時純樸得如同孩子，敏銳洞察的眼神中帶著質樸…」<sup>2</sup>

那些在會祖成熟年齡認識她的人，對她的記憶則是端莊的儀表，同時卻散發出純樸和吸引力。她那專注、深湛、具洞察力的眼神似乎能進到人心靈的深處，使人難以忘懷。在她內的正是那「某種東西」使所有見過她的人印象深刻，且感到一種無可抗拒的吸引力。<sup>3</sup>

有人曾研究過甘第達修女的照片，並進而描述她個性上的特點：她的態度自然而坦誠，在友誼上很寬厚，有著廣闊的心胸與熱忱，且相當和藹可親。她很容易適應社交生活，能以現實的態度面對生活，常勤勉不懈，有著機動性與實踐的精力，不倦地工作，有膽識、有決定的能力、且充滿著活力與親切。

在靈修方面的特質則是滿渥熱忱虔敬，誠於中而形於外，是一位真摯而又細膩的信者<sup>4</sup>。

除了上述特點之外，我們還可以指出她在本性上其他相當突顯的特質：即那不平凡的純樸與自然：

「在她的純樸中有著偉大的靈魂」。「在她身上很自然地流露出平易近人與謙遜」。「她操練福音性的純樸直到英豪的地步」。

這些句子是在探討甘第達修女德行時，從被確認的見證者的原文中引述而來。

「她面對生活的態度很自然。她的心神純樸，不會把東西複雜化。在面對天主為她勾畫的道路，困難的，時而從人性觀點來看幾乎是荒謬的，她均能自然從容地面對，毫無牽強。

在她的思、言、行為中有一種毫無虛偽的透明。在她的生活裡有著一種無可置疑的真實性，這是那些將其生活一切活動建基於真理的穩固基石者所特有的。」<sup>5</sup>

在可敬者甘第達修女身上可以看到寬宏大量的氣度，同時也可看到她的仁慈良善。凡認識她的人，尤其是她的修女和學校的學生們，都對她這明顯的特質留下寶貴的見證。她那滿渥母性的仁慈良善在致修女們的諸多信件中已流露無疑，其中有許多類似下述的話：

「我的女兒，告訴我你要的是什麼，因為母女的心是相繫相通的。」<sup>6</sup>

她在通傳平安時，亦伴隨著喜樂。她活出這喜樂，願意她的女兒們也如此生活。有的修女們回憶說：

「她願意我們喜樂。就像她所熱愛的聖女大德蘭一樣，深信喜樂是使靈魂堅強的卓越良方。因此，心神的喜樂是她對修女們愛的要求之一。她願意我們喜樂，因為她說過：「耶穌孝女有什麼理由憂傷呢？我願意大家都有一種節制的喜樂，和喜樂的節制。」<sup>7</sup>。

在她身上尚有其他特質交織組成了可敬者豐富的人格。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聰慧，是如此清明，充滿著細膩的直觀。有些人早先認識若翰納，她尚不會講西班牙國語，在知識的培育上猶如一片處女地。這些人對她後來在學習上的快速進步驚奇不已。<sup>8</sup>

她的聰明比較在於複製，而非創造；然而卻非常深入而敏銳。在天主的光照下，她成為一位傑出的培育者與教育家，不僅她的女兒們，連許多具有高度學養的顯貴人士都對她的教導推崇有加。

她有著明確且堅定的意志力。一旦她決定度修道生活，所有來自父母試圖勸阻的意圖，面對她那有力的回答時，都屈居劣勢：

「我只為天主。」

當她深信創會的召喚是來自天主時，任何經濟的困窘、貶抑、困難，甚至來自人性明智的建議，都無法勸阻她，更不能制止她那不屈不撓的意志，為回應天主召喚而繼續創辦事業的決心。這同一堅忍不拔的精神與毅力，在後來於 **Medina**、**Tolosa** 或 **Segovia** 艱苦創立會院時，在撒拉曼加和羅馬衛護會憲時，以及如傳記中所載，於她生命的許多其他時刻，都清楚流露出來。

甘第達修女身上另一項相當突顯的特質是她那豐富而易被觸動的情感，在一種細膩、柔和，而又常很平衡的敏感度中表達出來。我們只須約略看幾封她所寫的信，就可以發現她對家庭、對修女和朋友們所自然表達的豐富情感。

在某些特殊時刻，她自己會把豐富的情感描述出來。當她得知修會已被聖座批准的消息時，她在致 **Hermitas Becerra** 夫人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感受：

「我感動得無以言喻，因為喜樂和淚水充塞了我整個心靈，在能力範圍內，依靠著我的女兒們，我跪下，舉起雙手，向天主無限地感謝，口中流露的是聖西默盎的『完成頌』。後來，我告訴她們帶我到聖堂去。我和大家一起唱大讚美歌感謝稱頌……」。

從她那豐富情感所綻放的，無疑是另一項獨特的恩惠，即善待所有的人，且為所領受的，即便是小小的幫助，亦心懷感恩。任何細微的關注都能深深打動她。

此外，我們只要打開秘書修女的日誌，便可看到甘第達修女那不倦的行動。她無數次在旅途中穿梭，為在西班牙各處創立會院。她四處張羅奔走，為促使修會拓展至海外，她說：

「我要到世界的盡頭去尋找人靈」。<sup>10</sup>

這就是她，天主的恩寵在那秉賦優異的本性上興起了蓬勃的超性恩惠。

她所有來自本性的力量，她全部的活力，都被提升到超性的平面，都導向那獨一無二的召喚。因為天主召叫她，透過在教會內一個具體的使命，成就聖化自己和聖化他人的事業，亦即：

「創立一個以耶穌孝女為名的新修會，藉著對兒童與青少年的教育與教導，投身於人靈的得救。」<sup>11</sup>

在上述所引用之 **Carmen Zamalloa** 修女的研究中，有一頁非常清楚地反映出甘第達

修女靈修路線中的主要思想：

「在履行使命時，其明確的指針，會祖靈修精神的軸心是承行神聖的旨意，以一種在愛中服務的態度，為的是天主的愈大光榮。這就是她的指標，且在愛德的催促下，『天主願意』。為她成為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任何十字架或痛苦均無法使她偏離這既定的方向。

我們在她的生活中看到謙遜和寬大的心胸，看到信德和對天主眷顧的信賴達到英豪的程度，她在痛苦中仍保持喜樂，她的貧窮、慷慨、明智、勇敢、自我的交付、堅忍和熱忱…，可是這一切都隸屬於那主要思想之下。

會祖，如同聖依納爵一樣，在一般性恩惠及神秘恩寵的傾注下，領受了一項訊息，即在愛中進行使徒性的服務，為了愈顯主榮。這訊息的具體實踐是在履行天主的旨意，亦即跟隨那一位的足跡，祂曾說過：『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我不尋求我的光榮，而是那派遣我來者的光榮』。這就是甘第達修女靈修精神的核心思想，即紮根在福音這堅實而不可動搖的基礎上。

為她而言，一切的苦行，所有自我判斷與意願的捨棄、祈禱，與天主的親密往來，甚至神秘的恩寵，都只是促使靈魂放下執著，接受淨化，增強力量，為更好他服務。

在她所有的手稿和靈修教導中，神聖的光榮是重要的核心思想：『我全部的渴望在於致力於天主的愈大光榮』（…）這想法使甘第達修女深深著迷，艾朗神父在 1885 年 8 月 10 日的信中曾很滿意地說：『妳的決定使我深感欣慰；即唯獨在一切中尋求天主的光榮。』

而為獲致這天主的光榮，需絕對擁護祂的旨意：『願主所願意的一切成就』。『願你的旨意承行』。『我常置耶穌於眼前，並對祂說：這中悅天主嗎？；如果中悅祂，無論是多麼困難，我也要做。如果不中悅祂，就是殺了我，我也不做』。這種口氣的表達在會祖的手稿中不斷出現，亦是涵蓋她的生活及發展其德行的整體氛圍。』<sup>12</sup>

現在，已無須堅持看會祖是如何逐一操練這些德行，此外，要對這麼豐富的靈修精神作一個摘要也很困難。我們在她的傳記中已指出她在幼年時期的基督徒經驗的特徵：

- 天主猶如一份愛的中心，喚醒了她；而聖體則是與祂親近及建立親密關係的方法。
- 在她年輕時，聖母猶如母親、典範與理想。稍後，她則是在一切需要中的助佑與保護。
- 她分享自己的基督徒經驗：也將此經驗與姊妹及朋友們分享，帶他們去教堂。從開始起，她的基督徒精神就不是封閉的，而清楚具有開放的幅度。
- 依納爵靈修精神的萌芽—也許她自己亦未察覺—是構成她後來成為會祖的主要神恩。

藉著這些特徵，天主逐漸準備她的心，得以對天主召喚的恩惠有所回應。<sup>13</sup>

在天主恩寵的助佑下，在她開放與完全約答覆中，可敬者甘第達修女逐漸循其最初的準備，繼續發展其基本的靈修特徵：

- 天主，祂的旨意與光榮，為她是恆久的召喚。
- 耶穌基督和祂生命的奧蹟，是她在旅途中跟隨的持續動機，是她效法的典範，並以不二分的愛去熱愛的淨配。
- 從修會創立的那天起，聖母瑪利亞「是我們的母親與保護者」，是「我們旅途中的明星」。
- 「拯救人靈」是她及她的修會往教會內宗徒性使命的目的。
- 「我們的慈母聖教會」，是她信仰與行動的參考依據。
- 依納爵的靈修精神是她從自己的神恩中方深感共鳴的福音道路。她在會憲及規則中適當採用時，並不捨棄自己的個人創見，修會的創立是「為了人民的公教教育」。

她從一種深度的貧窮意識來生活上述所表達的，確信天主的仁慈眷顧，對祂全完交付信賴，捨棄世物，但又不迴避它們，將希望寄託在未來的幸福上。

她的聖德名譽

從甘第達修女的出生到離世，她生命中的社交範圍有著多重幅度與多元的特色。按照時間的順序，她的生活可以分成好幾個不同的階段，而以她最後之為會祖與總會長的時期為最長也最密集。事實上，也提供地無數機會來表達她的行事為人，致使許多人驚嘆她說：「她是一位聖女」。<sup>15</sup>

- 在自己成長的家庭中，對於她的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的記憶是純潔寧靜，對大人尊重順服，與姊妹和朋友們則喜樂地共處，並帶有使徒意識，對於基督徒的責任則勤謹恆心地奉行，成為模範。<sup>16</sup>

- 她的第一位神師瑪定神父（**Martin Barriola**）在關於她時寫說：

「從她小時候起，不管是在任何人面前，她完全沒有不尊重，但她所樂意的只是以純樸的精神談及默觀和天上的事物…」。<sup>17</sup>

- 在薩百德（**Sabater Becerra**）家庭的成員中，她曾與他們在 **Burgos** 及 **Valladolid** 共同生活多年。他們對這位女傭的聖德有著不可磨滅的記憶，所提供的許多資料都已被收錄在傳記中。

**Blanca Sabater** 女士在列品過程中作證，提到這位在她祖父母家中的女傭時，說：

「從我會講話起，我就認識天主的婢女。（…）我注意到，天主的婢女在我家中很有影響力，她的畫像放在家中重要的地方，我們不只視她為家中的一員，尚且帶著崇敬（…）。我的家人、朋友，以及學校的人，（耶穌孝女會在 **Segovia** 的學校），學生和女士們，我常聽到他們極熱忱地談論天主的婢女，認為她是一位領受了不凡條件的婦女，她超性的生活是相當卓越的」。<sup>18</sup>

- 在修女們與學校學生當中，一般人對會祖的看法是認為她是一位聖女，雖然在某些具體的時刻，因著明顯的理由，她的某些女兒不是看得那麼清楚，但並不影響一般人對她的觀感。

有一些與會祖關係密切的修女們提到：

「從我五歲起，我即認識天主的婢女，亦即 1877 年。我慢慢長大，與她的接觸也較多，我對她這個人非常尊重。我認識天主的婢女約三十四年，直到她過世前的幾個月，我被她派往巴西為止。（…）我本人聽到 **Infanta Isabel** 公主以很親切肯定的口氣說：『這位婦女是一位聖女』。就我所知，**Infanta** 這位皇家人士要訪問某些修院的禁地時，會帶天主的婢女一起去。我相信她聖德的名譽逐日增加，我也聽到一些藉天主婢女的轉求而獲得的恩惠，亦肯定了她的聖德的名聲。」<sup>19</sup>

上述是由 **Agueda Hernandez** 修女說的。**Consolacion Irigoyen** 修女也提到：

「我認識天主的婢女約二十年，從我十二歲直到她過世，亦即 1912 年。認識她時，我還是 **Tolosa** 學校的學生，甘第達修女常去那裡，最後三年我已是修女。在我們學生的交談中都認為她是聖女，我們說：『她是一位聖女，她是一位聖女。』我聽到 **Tolosa** 的教友提到她時，認為她是聖女，修會內亦然，一些年紀較大的修女們提到她的神魂超拔，以及很特殊的德行。我自己對她一些不凡的事件也有親身經驗…」<sup>20</sup>。

除了耶穌孝女的看法外，還有一些很有意義。一位老校友在報告中表達：

「我全家，從我父親開始，都很愛慕、也很尊敬甘第達修女，視為一位聖女，她的

回應也顯示她知道如何成為聖女，對於她的長久懷念為我們是一份珍貴的寶藏〔…〕

願神聖的君王光榮她那奇蹟般的生活，早日使我們獲得安慰，看到她被舉揚在祭台上的喜樂。」<sup>21</sup>

會祖在 1889 年創建了在 Segovia 的學校。一位早期的校友寫到：

「我把自己託付給她，亦把天主藉婚姻而賜給我的子女及其教育也託付給她，確信在世已享有聖德名譽的會祖必能在天上亦有力地為我們轉求。她曾那麼熱愛耶穌和瑪利亞的至聖聖心，教導人愛慕他們兩位，也為他們一生勤奮工作與犧牲，為領許多靈魂到他們那裡。願耶穌和瑪利亞的至聖聖心賜給我們所熱切期盼的，即為了天主的光榮和人靈的益處，讓我們所摯愛的會祖早日受到光榮。」<sup>22</sup>

• 在有特殊地位的人士中間，如司鐸、專業人士，以及一般社會各階層認識她的人，都認為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具有卓越的德行與聖德。<sup>23</sup>毫無疑問地，別人就近從她身上所觀察到的並讚賞的聖德，是出於她內在深度的渴望，她願意為自己尋求聖德，也希望她的女兒們亦循此路跟隨並效法耶穌：

「願您勿忽略會規與聖願，藉此將成為偉大的聖女。」<sup>24</sup>

「請為我祈禱，願我更為聖善。」<sup>25</sup>

「願您們都非常聖善。這是我對您們的期望，亦是為所有耶穌孝女們的期望。」<sup>26</sup>

「聖德…，這是我們在此世所應常常渴慕的。」<sup>27</sup>

最後這句話是可敬的會祖在過世約一個月前寫的，可以證明她對聖德的渴望必然是持續一生，直到她決定性地面見天主。

大家都觀察到，她對聖德所表達出來的渴望和與聖德一致的態度。她多次提到的「我們的慈母聖教會」亦對修會提出的列品案件有所表示。

1993 年，教會公佈了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英豪德行，她遂進於可敬者之列。1995 年的 4 月 7 日，亦由現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公佈另一道法令，承認一個經由會祖轉禱而獲致的奇蹟，遂完成整個過程，我們目前正喜樂地等待會祖的榮列真福。

在繼續深入會祖的教導時，我們期盼列真福品的確切日期<sup>28</sup>，好能向天主獻上隆重的感恩，因為修會是藉著她而創立，教會亦多了一位跟隨耶穌的典範。

1995 年 5 月 31 日，羅馬

<sup>28</sup> 譯註：甘第達修女榮列真福的日期已經確定，是一九九六年的五月十二日。